

在大上海的成长过程中,接纳川味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式式轩是第一家川菜馆。进入民国后,则有古渝轩、醉沅斋、都益处、陶乐春、美丽川菜馆、消闲别墅、大雅楼等。著名报人严独鹤在《沪上酒食肆之比较》一文中说:“伟人、政客、遗老、杂居斯土,饕餮之风、因而大盛。旧有之酒席,殊不足饜若辈之食,于是闽、川馆,乃应运而兴。”

严独鹤还进一步说:“都益处发祥之地,在三马路,其初只楼面一间,专售小吃,烹调之美,冠绝一时,因是而生涯大盛。……陶乐春在川馆中资格亦老,颇宜于小吃。美丽之菜,有时精美绝伦,有时亦未见佳处。大约有熟人请客,可占便宜,如遇生客,则平平而已。消闲别墅,实今日川菜中之最佳者,所做菜皆别出心裁,味亦甚美,奶油冬瓜一味,尤脍炙人口。大雅楼先为镇江馆,嗣以拆阅改租,乃易为川菜馆,菜尚佳。”

当时川菜馆的菜码相当丰富:炒肉片、椒盐虾糕、辣子鸡、炸八块、凤尾笋、松子山鸡丁、米粉牛肉、米粉鸡、白炙鳊鱼、奶油广肚、红

■沈嘉禄

董竹君与海派川菜



烧大杂烩、酸辣汤、清炖鲥鱼、红烧春笋、叉烧肉、火腿炖春笋、白汁冬瓜方、清炖蹄筋、鸡蒙豇豆、锅烧羊肉、蟹粉蹄筋、冰冻莲子、菊花锅、鸡丝卷等,重口味的菜并不多。由此可见,川菜落地沪滨,就努力与上海的文化环境和消费习惯贴近。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海派川菜的概念愈发清晰。“海派”二字最早见诸京剧,后来延伸到其他领域,比如海派建筑、海派美术、海派工艺、海派服装等,海派餐饮也应运而生,粤菜有海派,京菜有海派,川菜也有海派。上海滩女中豪杰董竹君开的锦江川菜馆就

以海派川菜有名于世。

话说当年,清河坊的“红倌人”董竹君小姐跳出火坑,嫁给同盟会会员、曾任四川副都督、重庆镇抚府总长夏之时,但不甘在四川做一个锦衣玉食的“新太太”,要求去日本留学。短短三年时间里,她不仅修完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理科的全部课程,还接受了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她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里说:“想为男女平等、争取女权多做事。亦想创办事业,从经济上开路。”

回国后,开了眼界的董竹君与夏之时在感情和观念上多有不合,便带着孩子回到上海,在朋友的慷慨资助下,创建了锦江川菜馆,自任董事长兼经理。

锦江川菜馆的开张时间在1935年3月15日,地址在华格臬路(宁海西路)31号,这个地方虽处八仙桥地块,与霞飞路只一箭之遥,但当时尚属于比较冷僻的

待开发地段。

上世纪前半叶,川菜登陆魔都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辛亥革命前后,另一个是抗战胜利以后。董竹君创建锦江川菜馆,在这两个时间节点当中。

董竹君的审美眼光不俗,餐厅的环境布置和店标都是她亲手设计的,底楼供应大众菜,二楼三楼特设包房,优雅的环境,适口的菜肴,加上董竹君的个人风采和交际手段,是锦江川菜馆大获成功的关键。生意好的时候,“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及当时南京政府要人和上海军政界人物来吃饭也得等上很久。”

更过分的是,锦江川菜馆将这一带潜在的商业价值激活了,马路对面的空地上很快造起了房子,开了商铺,成都川菜馆、重庆楼川菜馆、蜀渝川菜馆、川味川菜馆、长江川菜馆、陶乐春川菜馆、富春楼扬州菜馆、闽东园福建菜馆、章东明绍

兴菜馆、新三和楼等饭店相继开业,八仙桥街区由此也成了美食乐园。

抗战前夕,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在旅馆里避风头的半个月里,董竹君每天派员工送饭过去。郭沫若临别赠诗一首:“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今有英雄起巾幗,娜拉行迹素所钦。”于是,文化界进步人士称董竹君为“中国的娜拉”。

锦江川菜馆一炮打响,美名远扬,生意火爆,后在杜月笙的帮助下店面有所扩大。1936年初,董竹君又在环龙路(今雁荡路)租赁中华职业社的房子开了一家兼供餐食的锦江茶室,同时作为中共地下党、左派人士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活动据点,支持夏衍、于伶、章泯、钱杏邨等人开展地下工作。有了一定的资金后,她还与《大公报》的记者蒋逸宵创办了《上海妇女》杂志。

锦江川菜馆的成功,还

要归功于董竹君对传统川菜的大胆改良,她高薪聘请业内高手,改重辣为轻辣,平衡色、香、味的调和,把官府菜与民间菜结合起来,粗菜细做,大菜小做。她还推出了香酥鸡、纸包鸡、干烧冬笋等菜肴,突出食材的清新本味,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十分吻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听一位老上海说,她家的干煸牛肉丝特别好吃,牛肉丝长短粗细一致,煸得十分地道,有牛肉本来的鲜味,与汁液饱满的芹菜梗一起入口,嚼起来满口喷香,也不觉得辣豁豁,收口甘甜,回味悠长,不很擅长吃辣的上海人很喜欢这道下酒菜。

今天我们在上海吃到的川菜,曾被四川餐饮界人士称之为“下江菜”,而上海的美食家更愿意叫它“海派川菜”。董竹君对海派川菜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开山筑路的作用。



■戚建伟

难以磨灭的血色光影

——《南京照相馆》影片观后感

在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一部《南京照相馆》影片,犹如一抹血色光影,打开了尘封在时光里难以磨灭的记忆。

80年前,日寇在南京屠城杀戮30万民众的反人类罪恶,在血色光影里重现,让人们得以重温国恨家仇、反思国弱遭屈辱的那段历史。

《南京照相馆》影片没有用宏大的战争叙事铺陈苦难,而是将目光聚焦于一张张老照片背后的普通人——他们曾在镜头前展露拘谨又鲜活的笑颜,穿着长衫的先生对着镜头整理衣襟,梳双辫的姑娘藏不住眼底的羞涩,天真无邪的孩童举着风筝奔跑雀跃不已,盼着将最好的模样留给岁月。照相馆里的摄影师或许曾为一对新人拍下甜蜜温馨的婚纱照,镜头里的南京城也曾有过市井烟火:荡漾在秦淮河畔的游船,悬挂在夫子庙街巷的灯笼,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的全家福……

这些日常的瞬间,本应是岁月静好的生动写照,却在战火袭来时被生生撕裂,美好的光影世界被法西斯侵略者的枪炮染成令人窒息的血色。影片中那些面对侵略者看似敢怒不敢言、苟且偷生的普通民众、国际友人,在战争胜利的那一天,用挣扎与不屈的微薄力量、甚至不惜生命保存下的血色光影胶卷,最终将侵略者送上了断头台。迟来的正义,昭告天下,一切侵略者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逃不脱覆灭的下场!

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在举国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与曲作家尚志明老师、张家明老师相继创作了《永远不忘》《为了和平的纪念》《假如我是一只和平鸽》等歌曲。

当和平鸽的羽翼掠过南京城的大街小巷,翅尖擦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断壁残垣,那些

凝固在时光里的哭喊与血色,依然仿佛会顺着风钻进我们的骨髓。也许有人会说,和平鸽该忘却仇恨,只传递安宁。可我们知道,真正的和平从不是粉饰伤痕的童话。当我们看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墙上那密密麻麻镌刻的遇难者名字时,我们怎能忘记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或许是巷口修鞋匠的儿子,或许是布店里织云锦的姑娘,或许是抱着襁褓婴儿的母亲,那些倒在血泊里的身影,那些惨死在侵略者屠刀下的亡灵,他们没能等来第二年的春天,没能看到战后重建后的炊烟,只留下一个名字,在岁月里默默地告诉后来者:有些痛,永远不能忘。

那些留在光影里的瞬间,那些被记住的往事,像一颗颗种子,在和平的土壤里发了芽。和平鸽的翅膀承载着不只是飞翔的自由,更是无数双眼睛对安宁的守望。当夕阳曾经饱受苦难的这片国土镀上金边时,和平鸽落在南京照相馆的屋顶上,看着最后一缕阳光落在“和平”两个字上,我们是否会真正明白:真正的永恒,不在凝固的影像光影里,在于民族复兴、祖国日益强大的实力之下,在于每一个珍惜当下的生命里。

假如我是一只和平鸽,我要衔着橄榄枝的夙愿,飞啊飞,飞啊飞,飞向硝烟弥漫下的每一片焦土,飞向残垣断壁下的每一个角落,用洁白的羽翼覆盖血色山河。

假如我是一只和平鸽,我要衔着橄榄枝的祈祷,飞啊飞,飞啊飞,飞向战争威胁下的每一个生命,飞向战火摧毁下的每一处家园,用坚强的翅膀守护万家灯火。

假如我是一只和平鸽,当枪炮声不再响起,当民族间消除隔阂,我要衔着橄榄枝的旋律,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之歌。

假如我是一只和平鸽,飞啊飞,飞啊飞,飞啊飞……



璀璨夜色

晓琪摄

鹤鸣槎溪

HE MING CHA XI

■阿伟

小时候夏天不怕热

自从有了空调后,感觉夏天越来越怕热,整天躲在室内享受空调的惬意,似乎成了夏天避暑的唯一选择。小时候夏天正逢学校放暑假,孩子们整天“野”在外,丝毫不怕热,玩得可是不亦乐乎。

最爽的是到河浜里游泳。外婆家附近有一所中学,从教学楼到操场,中间隔着一条不太宽的河,河面上横跨着一座木桥,桥的两边竖着半人高的一排桥栏杆,这里就成了我们夏天天然的游泳场。我的几个表兄弟堪称游泳高手,常常站在桥栏杆上张开双臂表演跳水杂技,那种勇敢、帅气的精气神,至今刻在我脑海里难以抹去。我刚跟着他们学游泳时,那种胆怯的样子让他们很看不惯,他们会恶作剧地把我冷不防从桥

上直接给摔进河里,看着我在水里扑腾乱叫唤,我就是在这样的扑腾中学会了游泳。

老家古镇,典型的江南小桥流水人家。夏天赤着脚在河床边上蹿水捉鱼摸虾煞是有趣,常常乐此不疲。那时的河水很是清澈,小鱼小虾在河里游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遇上石阶边上有淘米洗菜的,鱼虾更是蜂拥而至,把双手浸在水里静静地等候,小鱼小虾会傻傻地游进手掌心里,一抓一个准。那时祖母宠我,怕我出事,把我看管得也严,到河边玩耍,少不了要耍些小聪明,偷偷摸摸地溜出去。

那时的寻常人家大多会饲养几只下蛋的鸡,夏天头顶烈日举着竹竿和小伙伴去逮知了捉蝉虫用来喂鸡也是常有的事。竹竿顶

上粘上一小块面团,逮知了很管用,蝉虫直接用竹竿从树上挑落下来,家养的鸡吃了这些东西,长得那个肥哟,连走路都一摇一摆。

老家是桃园之乡,夏天钻在闷热的桃树林里采摘桃树汁,又是一种“野豁豁”。桃树汁是由桃树皮分泌出来的一种树脂,疙疙瘩瘩的像长在树身上的肿瘤,模样“丑陋”令人不忍目睹,但回家用水洗净浸泡后,其形象立马会华丽转身,由“丑小鸭”变成了“美少女”,一颗颗又大又软又亮,晶莹剔透似玛瑙一般,令人爱不释手。家人用它放入桂花、藕粉、冰糖或白糖做成一道甜羹点心,舀一勺入口,清脆带余香,滑嫩带微甘,其味几乎可与银耳羹媲美。有时家人还用它做成桃汁红烧肉、桃汁炒荠菜等一道

道菜肴。吃不完的桃树汁晒干后,可作为桃胶贮存,又是一种很好的药材,可用于活血消肿、治腹泻等。

小时候夏天不怕热,是真的天气不太热?还是因为年代久远已没有了那时热得感觉?抑或小孩子本来就是耐热的?我已无从知晓,但小时候夏天多半是在室外度过,一个夏天下来,小孩子大多晒得黑不溜秋。

小时候夏天不怕热,给了儿时的我更多接触大自然、自由玩耍的机会,现如今生活条件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到夏日,大人们总担心孩子热坏了,不可能放任孩子到外面“拆天拆地”,被疼被宠的一代成了温室里的花朵,难抵风雨的侵袭,不免令人有几分唏嘘叹息。